

赵大姐

■梁发古

40多年来，我时时想起赵大姐对我的照顾和关爱。

认识赵大姐感到意外又偶然。1970年10月份，我远离连队，到长辛店师部执行一项任务，和全师抽调的10多名战友一起制作毛主席诗词镜匾。期间，时常到营房大门外的百货商店购物。一次，我在买牙膏、洗衣粉、香皂等日常用品时，营业员问我：“你这个同志，过去没见过你，最近怎么经常见到你来买东西啊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是刚从海淀区清河某部队抽调过来制作毛主席诗词镜匾的。”“前几天还给我们单位赠送一块呢，可好啦！”她欣喜地说。就这样，交谈的多了，自然也就熟悉了。

我从她佩戴的胸卡上知道她叫赵连荣，是从北京商校干校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百货商店工作的。

赵大姐时年20多岁，圆胖脸，中等个，留着齐耳短发，双眼透着青春少女的聪颖。她性格温柔，说话不快不慢，娓娓动听，待人和蔼可亲，和营业员姐妹们相处得都很好。这就是我对赵大姐的大概印象。时至今日，

可她连我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只知道我是一名解放军同志。但是，赵连荣大姐对我关照却令我终生难忘。

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，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，物资紧缺，都是按照计划分配供应的。只有凭“证”和“券”才能够购买物品。特别是紧缺物资，如果跨省市购买，是当时的政策所不允许的，那就是套购国家物资。就是些小日用品也要拿旧的，作价1—2分钱兑换。买盒牙膏，要一个牙膏皮，买块火石，也要一个火石头。因为我们熟悉了，就免了拿旧的，受到了关照。1970年底，我所在的连队到长辛店施工，新兵刚到，一切日用品要添新的，没有用过的牙膏皮，是我帮他们去买。老家买不到火柴，燃汽油的打火机没有火石兑换，都是靠赵大姐的关照买到的。无法邮寄，就让来队的家属捎回到家，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。

1971年3月，我要退伍了。最后一次到赵大姐工作的商场。她问我：“领章帽徽咋没戴啊？”我说：“马上就退伍了回老家了”。

得知这一消息，她仍关切地问我回家还需要些啥？我自然要提到当时家里缺少的日用品，她又破例给我包了两包火柴和50块火石。她又看到我在床上用品柜台停留观看。久久不离开时，说：“你想要啥？有啥难处，尽管说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想买被面、床单回家结婚用，可工业卷一季度才发一张，不够。”她爽快地回答：“那好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”就跑到宿舍拿出了自己的3张工业卷。这些小事，虽已过去了几十年，此情此景我仍记忆犹新。

临分别时，赵大姐叮嘱我：“到家了来封信啊。”这我却没做到，因为没有分配正式工作，思想上悲观沉闷，有自卑感，觉得无法给她去信，就没有能满足她的这一小小的心愿，这也成了我至今的遗憾。几十年来，时时不断地想念，促使我动笔以此文了却我的遗憾，向赵连荣大姐表示歉意，深深地说声“对不起”。难忘你的一片深情厚意。

如今，赵大姐也到了古稀之年，或许是儿孙满堂了，我在远方祝愿赵连荣大姐健康长寿，享天伦之乐。

鸡殇

■张伟俊

千百年来，鸡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，已深深融入在人类的生活与文明之中，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们是人类的朋友，然而，不幸的是它们也是人类的食物。

鸡笼中一阵骚乱，那些鸡都惊恐地咯咯叫着，拼命往笼子的里边挤去。我一激灵回过神来，是什么原因打破了刚才的和谐与悠闲？我慢慢地回过头，看到原来是小店的厨师手提一把亮闪闪的钢刀，已站在了鸡笼旁边。啊！我惊讶的发现，原来鸡也是有灵性的，不知是厨师身上的气味儿，还是他手里那把钢刀，亦或是我们人类不能觉察的什么原因，使得它们惊恐万状，争相逃命。

朦胧中，我竟同情起那些鸡来，同时也害怕起那些鸡来。我无法解释我心中的那份惆怅与思虑，无法挥去我心头的那份惊悸与胆虚。我呆呆地看看厨师，又看看那些鸡，不知该如何答复厨师让我挑只鸡的建议。

鸡终归还是要杀的，因为客人已经到了。

炒好的鸡终于端上了桌。饥肠辘辘的客人们面对如此色香味俱佳的美食，早已失去了君子风度，手拿把掐，大嚼大咽起来。口中啧啧的咀嚼声，发自喉管而出自鼻腔的呜呜赞美声，沾满油腻的口唇吸吮美酒的滋滋声，偶尔夹杂着吸允手指的吱吱声和咬碎骨头的咯咯声，好一曲美妙而杂乱的豪杰食鸡交响曲。

从前，我没有注意过别人吃鸡时的吃相，更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吃相，我突然对这样一个经历了许多次的场面感到非常的陌生。眼前晃动的都是笼子里的那些鸡，嗓眼儿里堵着的，一种莫名的感觉忽隐忽现。

我拿了一个小米煎饼，卷上一些下酒小菜，慢慢的咀嚼着，自始至终，没有去碰那美味的鸡肉。留在我脑海中的是，那些鸡的垂死挣扎与绝望哀号，那声音深深刺进我的心里。

那晚，我做了个梦，数以亿计被赶上了餐桌的鸡聚集在了一起，进行大游行，口号是：善待生命，善待我们！

一次难忘的非常考验

■史学敏

还是我的孙子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一天上午快放学时，语文老师在讲台上说：“下午课外活动要进行一次口头作文比赛。”意思是，每位同学回家后要对家长说自己捡到一百元钱，看家长在金钱面前是如何教育自己孩子的，再看看同学们如何能把情况说得符合情理。无论是对家长还是对孩子来说，这都能算是一次非常考验。

放学后，孙子背着书包回到家里，进屋时他看到爸爸妈妈正在做饭，于是跑到他们跟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爸爸妈妈，学校放学时，我走到学校门口，一位叔叔骑着自行车买菜时，掉在地上一百元钱，我看到后，立即悄悄走到那位叔叔旁边，用脚踩住了那张钱，慢慢地往后移动，等那位叔叔走后，我蹲下把那一

百元钱捡起来装在了书包里，我想让你们给我买件好看的衣服。”听完我孙子的话，他的爸爸怒气冲天，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，妈妈也大声骂他没出息，没教养，一来二去，弄得孙子放声大哭起来。这时他爸爸用力推着他说：“滚开！赶快把钱还给人家去。孙子急忙说：“不知道丢钱的叔叔住在什么地方，怎么办？”爸爸仍然怒气不消，气的铁青着脸说：“找不着人家就不要回家吃饭。”

我一惯疼爱孙子，听到吵闹声，就从屋里急忙跑了出来，我说：“不要打了，不要吵了！这是一个教训，以后记住不就行了！关于今天这一百元钱，下午到学校去，交给老师吧。”说着我把孙子拉进屋里，他爸爸往门外推他，孙子一气之下拿起书包就走了。

他这一走，我就和儿子大吵起来了，闹得非常激烈，中午一家人为此事，谁也没有吃饭。

孙子一个人去到教室里，哭着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写到了日记本上，等到课外活动时，在操场上，老师让他第一个发言。他站在同学们面前，还没有开始说，抬头一看，他妈妈骑着车子来了，就在旁边听他讲。等他含着泪水把这件事讲一遍时，老师表扬了他，妈妈也知道了这是一次考验，并非真有此事。他看见妈妈正看着他，知道是错怪了他，对着他笑了笑，骑着车子走开了。

当一个人遇到特殊考验时，要理性对待，正确解决。如果当时孙子在家里说出实情，或者家长用正确方法教育孩子，就不至于发生闹别扭的事情了。

解
足
迹
密
码
的
人



纪实文学（连载）

■张新安

(十) 功成身不退 姜是老的辣

1999年，王清举光荣退休。人退了，但他对步法追踪的挚爱和实践，却丝毫没有消减。在继承和发扬恩师、步法追踪创始人马玉林的技能，对足迹特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广泛实践的同时，王清举结合自己的感悟，著书立说，先后编著、出版了《足迹步法定量检验》、《足迹步法检验》、《足迹步法妙法》等学术价值、实用价值极高的专著，为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理论宝库，为提高刑侦技术队伍的专业素质，为有力地打击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，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受到业内专家、学者的高度评价。

时下，王清举培养的徒弟遍布全国，其中袁国平、王永桢、吴珍林、李波、梁晓军、陈革新等一批青年接班人，在各自岗位上都已挑起大梁，成为步法追踪破案的行家里手。

功成名就，激流勇退，年事已高的王清举完全可以含饴弄孙，安度晚年。然而，他老而弥坚，退而不休，身影仍不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案要案现场。

2003年国庆节前夕，咸阳市发生一起爆炸性新闻，秦都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平的妻子汪玲被人杀死在家中！

人们惊奇地观注着，议论着。的确，出事的正是秦都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平的家。由于陈家的防盗门打不开，警方迅速调来切割机，叫来了开锁匠。切割机很快锯开了陈家阳台的铁栅栏，市公安局刑侦民警首先进入室内。这时，外边的开锁匠也将陈家防盗门的猫眼拆除掉，从外边打开了防盗门。只见陈妻汪玲仅穿了件睡衣，手、脚被白色尼龙绳紧紧捆绑着，浑身是血躺在床上。

警方现场勘查，发现陈家床靠背上有甩溅血迹，多处发现擦拭血迹、血手印痕迹，客厅至南卧室地面有单趟灰尘鞋印。警方判断，汪玲是在熟睡之际，被人用绳子捆绑手脚，用刀在胸、腹部共刺21刀，致其心、肺、脾破裂后失血性休克死亡，现场认定为他杀。

究竟是仇杀、财杀、情杀、还是报复杀人？

中央和省、市相关领导明确指示，立即查明真相，限期侦破此案。

为了尽快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，给全市人民一个圆满的交待，咸阳警方立即成立了高规格的专案组，抽调数十名精兵强将，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。为了加快案件的侦破进度，咸阳警方请来了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厅的刑侦专家，公安部也先后派去3个专家组，督导、会诊、协助破案。

针对陈平家门窗案发时完好无损，防盗门锁没有撬别痕迹，家中大量现金未被拿走等情况，办案人员排除外人开门或翻窗入室作案的可能。结合汪玲死亡的状态，表明汪

玲也不可能开门让外人进入。

陈平当晚回到家中，直到次日早7时40分离家上班，具备作案时间。深入了解，警方又获悉陈平与汪玲因生活问题多次发生矛盾，两人感情出现危机，也具备作案动机。种种疑点都慢慢集中到陈平身上。有道是拿贼拿赃，捉奸捉双。苦于缺乏直接证据，警方迟迟无法对陈平采取措施。

此时，在陕西省政法委挂职的原公安部新闻发言人、办公厅副主任武和平，在案发现场发现有成趟脚印，条件反射，他立即联想到老朋友王清举。一个电话打到周口：“老兄，咸阳市发生一起杀人案，受害人是检察长的家属，在当地影响很大，中央两位领导批示，要求抓紧侦破，现场有成趟的脚印，我想请老兄来帮助看看。”次日，王清举、袁国平师徒二人便被接了过去。

二人进入现场后，支走所有陪同人员，集中精力对现场勘查六七个小时，有了三大发现：一是案发现场只有进屋的脚印，没有出屋的脚印；二是犯罪分子步态呈大外八字；三是尸体床沿下有一枚与室内客厅相同的血脚印。最终判断犯罪分子年龄40出头，身高1.70米，体型偏瘦，穿40码鞋。

上述判断给专案组通报后，专案组这才告诉王清举，公安部专家也锁定一个嫌疑人，就是死者的丈夫陈平，体貌特征与你们推断的差不多，只因没有直接证据，我们一直没有动他。

王清举稍加思忖说：“能不能给我找双陈平穿过的鞋？”

专案组民警说：“他家鞋架上有好几双穿过的皮鞋呢。”马上提取来与现场血脚印对比，王清举果断作出同一认定，证据确凿，专案组认为一把稳拿了，立即采取措施，将陈平刑事拘留。

次年9月，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陈平杀妻案。刺猬总想显一显刺毛，罪犯总想耍一耍花招。一上法庭，为逃脱

惩罚，陈平便全部翻供，矢口否认杀妻。称之所以在公安环节承认，是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。法院只好让王清举出庭作证。王清举列举事实后，陈平当庭狡辩：“我家里有我的几个脚印，这有什么奇怪？跟杀人有何相干！”

姜，还是老的辣。王清举胸有成竹，有理有据地反驳道：“你家里有一万个脚印与杀人案件都不相干，与杀人案件相干的是恁家床沿下的那枚血脚印，因为我肯定那是你作案时留下的！”只一棍便将陈平打闷！陈平瞠目结舌，额出虚汗，哑口无言，服贴认罪，被法院判处死刑。

十多年来，王清举锲而不舍，先后应邀到河北、陕西、山西、安徽、山东、湖北、江西、浙江、新疆、江苏等省、市、自治区协助侦破疑难案件20多起。

独木难成林。一个人的能力有限，每项科研成果，都蕴含着攻关小组全体同仁的心血和付出，都是在历届局党委的重视、支持下取得的。尤其是近几年，市政府党组成员、市公安局局长姚天民高度重视公安科研工作，先后两次召开局长办公会议，专题研究步法追踪技术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发展、推广应用，拨出足额研究经费。开地、市级之先河，设立足迹实验室，组建了专门的足迹鉴定技术新课题研究攻关团队，为足迹科研创造了优越条件。

发明的秘诀在于不断的努力。王清举把上级的支持当作鞭策和动力，根据公安部不再作不同鞋脚印鉴定、对脚印鉴定要求越来越高的实际，他又设想利用CT影像学原理，透过鞋印直接认脚，确定犯罪分子。这样可以作为人身识别的直接证据，能够得到法庭采信。现在，年近八旬的王清举正紧锣密鼓地与北京工业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、天津恒大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论证、试验，联合攻关……

(完)